

衛輝府志

卷之十八

藝文

贊

顏頊贊

魏曹植

昌意之子祖有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弘圖為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祇虔

帝警贊

曹植

祖白軒轅元囂之裔生言其名木德治世撫寧天地神聖靈察教訖四海明並日月

孫登贊

晉庾闡

衛輝府志

卷二十九 贊

二十九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宮蘭泉吐曠籠蒼可遊芳津可漱元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冰結璞熙陽靡煥潛真內全飛榮外散疑岸高嘯希風郎彈道有冥竅運有昏消達隱不巖元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遙格于秀達英風朗烈道携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明妙鑿奇絕翹首杳冥仰想元哲

箕子贊

晉陶潛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不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龍馬圖贊

有序

唐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滑州得異馬於河而
莫知其形好事者添人廬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
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惟有是耶居帝
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藉鳴和鑾者數十事遇
禍亂當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飛去不
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
也旣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傑尾童鬣疏紫鱗兮降祥時出瑞聖
人兮治理情平和樂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靡道悖
還其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馬潛泳旋淪淪兮淵居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贊

二

三百廿九

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
進昏死亂玷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
珍兮

程頤贊

宋 朱 熹

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
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頤贊

朱 熹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非
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邵雍贊

朱 熹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
天樞閣中今古靜裏乾坤

許衡贊

元王 磐

氣和而志剛外員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
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
不爲輝光鹿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
安王彥方元魯山楊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姚樞贊

明宋 濂

湛湛龍泉神彩內明視之如空其鋒所指無物不斷捷疾
如風嫺之文獻雄安英發靡有不同在前無古在後無今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贊

三

四百九

有志卓卓倡道蘓門上溯泗沂下探關洛施於有政蔚爲
王佐務盡忠諤立經陳紀禮賢黜邪凡動四方大開文明
輦致雅樂實自魯邦不殺之諫晝夜諄諄舌不得藏治定
功成渾然無跡莫窺所存左許右寶三人同心扶乾植坤
如帶如礪信誓弗渝永世有聞

許衡贊

明宋 濂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嶽豐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聞
行知若親摳衣寒泉之湄張皇幽渺釐析毫絲如皐陶淑
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旣入闔域遂升堂基
橫經肯監衿佩鏘如祛其人私牖其天葵釋其偏岐挽其

九衢德成材達昭用於時黜黜帝治甄陶泰熙明體適用
公寔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百世之師

實默贊

宋 濂

有倬實公閭閻而訓雍雍而惇炳炳而文大衣垂紳似不
能言及摧權姦勢將排山網常之陳皦若白日照耀天下
至今有赫大道既明旁藝亦精九箴所及以死為生其學
之醇其志之忠宜耄矣之嗟發自帝衷

石碣贊

明 方孝孺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為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
勤亂雍容談笑克拯世難侃侃不子衛之師父先事而諫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贊

四 四百十五

微若著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縛春秋
所書篡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
仇牧晏嬰視之有愧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
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三仁贊

明 李夢陽

殷喪厥馭姦宄師師天子不蓄神讎依依國旣顛越我寧
獨支何其發慨夫於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磨以右微於維

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導奢瓊宮兆亡
鼓琴自悲過衛佯狂洪疇翊聖朝鮮錫昌右箕箕啟存祀

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實維國禎人之

一上邦是用傾巢玉焚麥秀不馨

石北

韻頌贊

明 孫承恩

谷趾以達德深而靜肅清神人民志以正瞻天劍歷定時
考元夏令式遵後聖善焉

帝贊

孫承恩

惟帝聰明知遠察以執中御世仁威並施其德巍巍其色
郁郁式修厥身九行咸服

韓擒虎贊

孫承恩

韓公虎臣猛氣橫為祖征江南疾捲徑渡執彼國君若縛
狐兔為時下城戩我王祚

衛郡府志

卷

二十九

五

三百十六

宋訥畫像贊

明 蔣伯衡

聖皇天開車書大同爰起真儒柄文之重命掌制誥黼黻
草蟲命教胄子登俊俊維人歆其德國亮其功皇心愉悅
俾圖厥容歸賜其家儒者之宗我來自野載拜於公式瞻
丰采雖離其風豈非資之既深而和順積中者耶是以出
而用世遂吾道之邇也

宋訥贊

明 彭 翀

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立學飾車以行百僚讓德六
飛聲嚴而有雙樂有羣英乃叙教條爾雅爾純士皆適
一人以掌制誥褒

以吾道增榮

孫奇逢贊

國朝 馮 斌

當代儒者誰稱先 覺允惟哲人光輝孔俾敦行弟修明
禮樂由忠貫恕既 博歸約日新又新鳶飛魚躍默契先天
聲臭寂寞蘊涵元 氣發越初礪管彼星漢終古昭灼易傳
者像難盡者學仰 止夏峰泰山喬嶽

孫君僑贊

國朝 魏象樞

君僑之生為徵君 嗣君僑之死有學士志 志文為崔江 階先生筆 變
弟忘身成仁取義 不知其學視其行事千載而下望夏峰
之高墳喬梓何愧

孫緘齋像贊

國朝 方 苞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六 三百五十八

此為誰是為理學 大儒徵君先生之曾孫何以仰而觀之
不惟肖其貌兼肖 其神九旬上壽祖孫並臻康謹溫恭亦
復比倫至若一肩 絕學不以老而衰也進道彌勇嗜學彌
懋如出一人如出 一心嗚呼其斯為家賢之詰爾紹衣之
後身

王烈女贊

國朝 楊 策

貞孝無雙至柔而 剛或曰未醮而執婦道反乎性命之常
不知其痛舅姑一 子柳瘦身亡從容就義固卓然自立夫
太極而不役於陰 陽十五投繯其節烈則窮天地百萬世
而不忘宜乎巍然 悼悛而波郡且專祠以享將

暢節母郭太君贊 集毛詩

國朝 宋之范

汎彼柏舟之死靡忒豈無他人二三其德三歲為婦惴惴其僕願言思伯死則同穴交交黃鳥差池其羽我儀圖之其甘如馨淑慎其身柔嘉維則有鶴在林戢其左翼心之憂矣季女斯飢母氏聖善式穀似之天錫純嘏穀詒子孫春秋匪懈受茲嘉祉教誨爾子令聞令望藹藹古人俾壽而臧人亦有言無德不報高山仰止是則是效

銘

銅盤銘

周 武 王

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銘

七 二百五十八

座右銘

漢 崔 瑗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賤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比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博節度使大匡山勒功銘

唐 李 沛

巨唐興元末下詔徵天下兵將大有事於淮西是連等衰於是焉在我魏博節度使工部尚書和大夫駙馬都尉田公選百金之士馬步五千悉

而道泊貞元元年春一月畢會於大梁久之未進
以其年冬十有二月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懷德郡王汴宋節度劉公申令諸軍曰元克
李希烈渴日爲惡罔克若天流毒淮右以逆亂干
神器以暴殄錯天命罪浮於瀦宮禍延於覆宗上
以德柔之以仁緩之如豺如狼無輩遞心益不得
已而至於用兵猶尚盤桓伺其間壘然後肅將天
威勦爾有衆爾所不勗其於爾躬有罪公由是夙
夜祇懼恭行明命長轂雷野高旗簪雲先次於許
之扶溝壓境而守示之以雄兵勁弩堅之以洙溝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銘

八

三百九十五

高壘竊號感乏追悔靡及負芒刺於背生戰慄於
股常聳外虞不遑內事三年夏四月因感生變霜
刃竊發身分蔡下首懸藁街浹辰之間天下如鏡
同文共規中外一貫雖虞格有苗軒庭涿鹿王者
之師有征無戰不是過也五月有詔會大梁洪班
爵賞勞以還師餉酒淮海金帛山邱旣醉而凱歌
者動以萬計享畢改乘轂北之信宿而濟洪河屯
大伾洗兵刷馬示以無事卷旗虹藏卧鼓雷伏公
喟然嘆曰昔馬援南征建標於銅柱竇憲北伐勒
石於燕然安敢厠於昔賢倍多輕於茂實顧謂汴

曰此皇上之威德八座之不續無遮可乎沛從
三年脩觀戎事敢不唯命刊石立銘

如彼梟獍蝨爾包藏謂順無益謂逆無傷據山裂壤竊號
猖狂地所不載天其必亡皇赫斯怒詔下萬方徵兵諸侯
出師勤王俾我中司翼爾鷹揚朝濟孟津夕次大梁深溝
淮右高壘頽陽有征無戰神誅鬼殛向化者人覆宗者賊
宇宙混一車書同則振旅闐闐全軍而還昔我徃矣焚舟
濟河今我來思策勳銘山山形磅礴河流洶涌柔聲無窮
山河不動

大伾山銘

唐 洪經綸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銘

九

二乃山力

登於大伾命所經過頂凸坤儀根歷洪河天生忠良濟物
宏多山靈河祇俾環海戡戈

白金泉銘 并序

宋 徐國中

茫山之陰洶然一泉出石竅間世傳玉女修真之
地泉之東有巨坂紋如瓦溝號拖裙石而泉獨無
名予慨然援筆題曰白金蓋拖裙著登仙之迹白
金寓養生之道玉女姓氏不顯於世庶因斯名可
攷其志尚亦使夫後人臨泉而神情昭澈引鑿而
道氣冲澹靈窟洞開自得於命名之意予之志也
作七言用贊厥美其詞曰

窈彼玉女何代人學道得真徑徐倫一朝騎龍入青冥神醪
遺跡石眼平祇應洗盡胸中塵不餌金丹身自輕源深暗
派通天津春秋旱曠泉泓澄掬之漱齒甘且清華池溶溶
灑靈根滋我道味得長生筆落嘉名傳白金嗟嗟玉女孰
可親靈蹤孤潔萬古情山移谷改泉不堙貽厥來世同斯
銘

射圃正己亭銘

明宋 訥

洪武丁巳秋四明方叔邇來知縣事乃建亭於圃
請予扁以銘之予取射義扁其亭曰正己而爲之

銘曰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銘

十一 三百八十五

聖人制禮中正而止養志游神從容循理惟射爲藝殆非
他技可以觀德可以知恥審度在此取中在彼臨之勿惰
立之勿倚儼然其容端矣其視確然其心凜然其履內外
靜專庶爲正己審固不妄可以發矢競競業業慎終於始
旣中勿驕未中勿畏持敬習久功成曷已以濟王國以佐
天子無忘侯德勗哉造士

箴

四爲箴

明王 教

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爲者亦若是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孟子曰奚有於

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嗟乎學孔顏曾孟之學是亦孔顏曾孟爲則成弗爲則胡成也如之何弗爲

四思箴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嗟呼知禹稷伊周之志是亦禹稷伊周思則得弗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箴

十一

三五五四

思則弗得也如之何弗思

景武堂四箴 有記

四字箴於居官甚切舊有紙在壁殊非經久計也命代以石蓋自是箴可久矣又不獨爲居官告焉

嘉靖七年春時安邱劉希龍記

律已嚴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黥污爲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馱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爲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古者於民飢溺猶已心誠求之如保赤子嗚呼人寧笑語
飲醲齧肥出行敲朴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
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
爲君子

存心公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
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私慾食之大道康莊偏見
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患姦好惡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
生明偏則生闇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箴

十三

三百十三

蒞事勤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尺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仕焉
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言胡不自愧昔者君子
靡素其餐炎汗挾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
我師一范一韓

議

宋歐陽棐康節謚議

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忌
在於好惡先成於心而後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
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

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理人雖深於象數先見
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
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論法溫良好樂曰
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
宋魏了翁乞定周程三先生謚

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
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
將餘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
多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
武蔡條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三

四百廿六

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江伯彥而
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將於行而彰彰在人耳目
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
也至於倡明正學於百餘載之餘上嗣往聖下開來哲如
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
類亦不爲小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出之者
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謨被簡
擢攝承漕寄遂因聯分所關輒爲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又
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
宗周敦頤程顥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

才盡已荷聖明亟垂命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
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講申命所屬承學之士聞風興起
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於茲猶
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耶抑自邇年
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旣首以州諸周程之苗裔
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諸謚蓋亦豈無可以
加此者全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旣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
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
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
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渚清聖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高

四百廿八

聽伏候斧鑕之誅

明聶良杞書院先賢祠議

按先賢祠在書院儀門之中舊以書院旣羣聚諸生而邵
許二先生者昔嘗游泳斯土宜崇祠祀以爲諸生仰止之
地因及其師友自濂溪以至南軒爲才賢而姚竇二氏則
配享焉卽志所載吳公伯通祝文可敬也歲月旣久更張
漸多宏治間僉事車公璽改立文廟像設先聖而諸賢
俱列爲配享隆慶間巡撫梁公永祿以諸賢配享非禮
四配十哲而諸賢又列於配哲之後二公改創之謚
不各有謂也然國家尊師重道稽古定制立廟於庠序

規制森嚴致祭以上丁而儀文周備配享有禮從祠有節
非若淫祀者之可以私創而擅增也今學官祀先師於
而書院復設聖像上下祭於學宮矣而下丁又瀆祭於
書院况儀門之中車馬往來於斯隸卒雜立於斯及祭之
日堂階甚隘駿奔不容且十賢於夫子非可聚首於一堂
而柳城與肥鄉豈宜僭處乎文廟謂之瀆祀則不享謂之
侮聖則不敬不敬不享又安用此廟祀爲哉良杞叨茲
邑目擊心非亟圖釐正萬歷戊寅乃請於督學李公郡守
暴公俯從所議將文廟仍改爲先賢祠移之東隅而聖
像則別藏之蓋庶幾乎克蓋前愆而有光祀典矣謹詳其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十五

四百卅

始末以就正於後之君子

明盧大謨改丹入衛議

改丹入衛猶改沁入衛也其地形之高下水勢之緩急泥
沙之淤塞開築之阻絕與沁水同衛不能容沁而受其害
矣獨能容丹而受其害乎丹河源出山西穿太行由屹坦
坡狄嶺南注而下中間分散有十八道小溝渠民間引爲
灌田總流南經張店至劉村入沁水首尾三十餘里其與
衛水相通者係上下溝渠內東流第二道由清化鎮金鑑
狗跑泉等水相聚迤邐而東經修武治南北轉城東門外
東經獲嘉治北又東名蔣河至新鄉縣西北名合河店

入小清河而因以入於衛相沿凡數百十里名爲丹之支
流而實非丹水矣若欲將丹水全水由張店改折而東過
狗跑達衛則丹至張店地勢傾下入沁甚易勢不能挽若
從上面東流第二道小溝渠決河達衛則丹正自山嶺而
下奔潰傾跌截不住何由東流議者徒欲引丹入衛殺
沁勢一二耳而增衛害者什九焉奚可哉總之改丹改沁
爲救徐邳以南漕運計而北地運道爲兗豫芻糧所繫療
賜內而塞咽喉此所謂救一河患添一河患者也

國朝孫奇逢修甯臺安樂窩議

蕪門山水甲天下固不借靈於公和一臺堯夫一窩也然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六

四百四

蘇山蘇水不知閱幾千百年寧有幾公和幾堯夫哉公和
當晉季無妻子史氏稱之曰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恙怒
與稽康數言深得大易之旨夫豈不言也哉其然足容至
公和方稱足色耳堯夫讀書百泉之上志堅意苦夏不扇
冬不爐夜不就席者數年高名安樂蓋中心安焉而後樂
心不安則不得樂也夫安豈易言哉一念之私一事之僞
便有惡於志而疚於心者堯夫之樂固卽孔顏之樂與此
二子者所稱千古士也予嘗薦蘋藻思結異代之知俛首
思之公和不言而我多言堯夫窺先天之秘而我識閻若
此者二子之所棄也然二子雖予棄而我之皈依

蒼切故對遺像若親承教旨焉今臺與窩創建既久日見
傾圮一傾圮而蘇山蘇水未免黯焉無色寧止愚昧無所
仰承如思親亭聚遠亭皆在百泉之上載在縣志甚明今
過求其跡多湮沒埋滅不可考詢之士著皆茫然莫知其
始嗟乎風雨所侵愈久愈圮而復之愈難則臺與窩之終
為二亭也且有其勢夫土木瓦礫之墟歷數百年於今有
顯則有晦有創則有壞至壞矣然後待維且挽之者而後
興豈不以其人歟王按君亮教新學宮輝士永賴新晉宋
兩處士之基費十之一二耳德且與蘇山蘇水並風教之
存敢望諸大夫之識治體者

衛輝府志

卷三九

議

十七

四石村

國朝孫音逢維風議

有一代之風俗有一國之風俗有一隅之風俗山川所鍾
毓習尚所漸摩久而無變相率遂成罔然不知風俗亦何
嘗之有以仁帥者以仁從以暴帥者以暴從姚許諸君子
帥之之道也輝舊志言君子崇尚禮文小人好飲而直婚
姻喪葬有相周之義續志言詩書絃誦涵濡挾洽文物彬
彬視昔稱盛此或姚許諸君子化成之日乎今世與道喪
淳風日漓非敢輕言俗澆為姚許者正不容自弛其維挽
之責也夫道莫大於興孝興弟事莫重於養生送死然此
固人心之同然第不觸則不見耳粵西孝子七千里徒此

其親一經指出人人有興孝之思吾鄉趙廷柱者一愚民耳曾割股愈母疾予爲築廬以居一郭姓者請解衣觀之驚曰爾與母如此耶小人於母時有觸忤今而後無敢犯矣夫誰使之哉王老生者因饑寒而病病而死其子若孫數口將爲溝中瘠借孫紹聞一言而衆爲賻之死得葬而生者免於饑寒闔廣文老而無子諸大夫食之衣之且時饗之以酒肉白溝張有道客死亦諸大夫葬之題其塚曰遺民張果中墓此數事在大夫無意爲姚許而實姚許化民成俗之事予固曰風俗之偷有司與士大夫不能無咎而深有慕於姚許諸君子故不能不致望今之爲姚許者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六

四百四十一

國朝孫奇逢救時議

王孝廉遵道之言曰輝邑昔稱豐富土厚民淳士敦樸而鮮浮言民安樂而羞健訟前輩治輝者止於卧理而有餘不則一蒲鞭而無不足治至於今大非昔比矣昔豐富今漸貧瘠矣昔安土今漸荒亡矣昔化國今漸愁民矣昔主勝客今客役主矣昔甲不累乙今羊代牛死矣斯言也三十年前病已先見昔所云漸者今成不返之勢矣客役主愚另有議羊代牛死當日不知何指今如豆草號馬等類恰中其言矣豆草軍需所繫自宜銷算正糧號馬額設有定豈宜重累里下今非不銷算也而供草供豆之人不

蒙其利非有意遺累也而買馬僱馬之役却實受其害東
支西補無所不爲百孔千瘡由此而出予謂一事有一事
之本末當局者旣非爲私橐之潤便當爲公溥之謀酌事
機之重輕量時勢之急緩合盤打算徹底澄清務絕影射
之奸痛懲貪頑之習庶甲不至於累乙而牛可免於羊代
語云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輝民此日憂深
厝火痛比逸堂焚林而獵今已不堪竭澤而漁後將安繼
乎敬以質之仁人君子

國朝孫奇逢荒田議

輝之四境獨西面遼濶遙望西山一帶翠色撲人常閒步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九

四十九

柳陰下小橋流水稻秀蓮實雖江南不是過未幾淫雨湮
沒連歲不登數里外一望盡成茂草農人終歲勤動尙不
能支而田旣荒蕪耕鑿無力和賦又復相迫勢不得不逃
一家逃所遺地糧累及族屬族屬各不能自顧豈堪代人
賠累勢不能不與之俱逃逃亡愈衆而地之荒蕪愈多有
司按籍徵糧糧不能完則官受累那移補奏苟且權宜迨
至那無可那奏無可奏王令遂以縊死吳令又以鬱死嗟
此二君其孰使之至此哉民窮財盡荒地之累此其大端
至闔縣之受累羊代牛死者又不知凡幾也上臺諸公有
軫念民艱方欲入告除荒爲民請命轉盼間開荒之檄又

下矣議除者意在蘇民議開者意在裕國此固各有說焉當救死不贍之時而責之以急公赴義之事民誰與我愚意目前宜急議除荒荒除矣則民之復業者必衆復業者衆則荒不期開而自開民與國兩有利焉望當路之仁人君子以一身一家視之同心以救此一方民輝事庶乎其可爲也

國朝許瑤運漕不便移衛議

衛河不過輝泉一勺之水議者欲挑濬以輪運遷改河南兌糧水次撤小灘而移衛輝此策之不可行不待再計而決也從來交兌漕米多在春冬衛河淺涸無異溝渠艘重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三

四万廿六

難挽貽誤軍儲勢所必至若必通身大挑嗣後歲設淺夫工程錢糧非可數計况所挑濬地方如內黃棗園一帶木椿半塞河內椿藏水底勢難盡起議築壩以截上流恐有潰決之虞議旁控以殺水勢復有岸石之阻又若濬縣則郭家渡五喬村老鸛嘴等處皆係走沙淤淺隨濬隨壅倏盈倏涸輕舟屢閣重載難浮最險莫如屯子鎮東有石岡一處橫亘中流必刻平行運而盤踞水底無從施工將控壑旁引使水落石出則兩岸沙礫堅陡非人力所能遽平若從衛源築壩數重截上流紳士耆老僉云此岡太行支派由善化達太伾延袤甚遠盤根極固所闢甚大再如縣

治西門大石橋制不甚高水漲河滿行舟難過仍舊則恐礙漕艘議毀則路當孔道皇華絡繹商賈鹽車皆出其道蓋河流大小全在本源若有別水奔發開濬有益雖竭民力亦合興工今衛輝一帶別無支河可導所以明朝數百年來斷然定運於小灘也據議謂該府平流每百里設夫二百名聚園大石橋溜俱在大名界五百里內用夫必不下二千名每夫該銀若干小灘去臨清二百四十里給軍撥淺銀四千三百兩今加五百里又多淺濫則應加軍旗又該幾何况五六百里間能不增設官司防兵乎泉源河堤能不增設戩夫堤夫乎河冰一合正月方解小灘二月開稍猶愁其遲今衛河取道更遠何時始抵津門乎兌軍輓舟五百里而上一艘阻塞千艘不行於時多盤則亂少食則闕又何以計其口糧乎況石與水必不能闕船與淺必不能不闕糧必不能不損軍必不能不賠則中州雖歲益十萬金之費尙未敢必其有濟也而倉廩之改建直省之齟齬漕運之悠緩種種繁於費種種害於成尤在其外者乎

國朝王執玉衛郡各河情形議

衛郡八邑昔有稱河內者有稱河東者亦有在河之南者今俱爲河北地禹貢導河自洛納至于大伾禹之迹可尋

也蓋大河自陶鄉入豫延袤數百里至鞏縣北受洛水東經滎澤入衛屬獲嘉縣南境又東經原武陽武縣北東折入衛屬之延津縣及舊胙城界而北岸卽繞出衛屬新鄉縣汲縣之境又東北經新隸濬之南滑縣之北取道直隸開州長垣東明東經山東館陶北趨臨清州迤邐入海郡屬歷遭決溢具在祥異志中而惟宋金元時爲最烈但自金明昌五年決陽武故堤灌封邱東注梁山灤汲胙濬滑之流遂塞元至元二十五年徙陽武縣南奪渦入淮而新鄉之流塞明天順六年又自武陟縣東徙原武而獲嘉之流亦塞迨至成化十四年一決而徙出延津縣南斯衛郡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三

四百五十四

八縣俱無河患要自宏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而北流永絕也今距府城東南三十里延津縣界積沙成嶺東北接汲滑濬一望莽莽卽黃河故道新鄉縣二十五里亦有黃沙與獲嘉縣南四十里之舊蹟耕人多懇爲田矣是昔之治衛其大在河防今之治衛其要先水利郡城東北環繞衛河爲全豫漕運要津禹貢恒衛旣從之衛也源出輝縣蘇門山百泉南流經新鄉縣合河鎮會獲嘉之小丹河水折而東由新鄉縣城北抵駱駝灣又北經古汲城繞州府城西北達淇縣受淇水經濟縣城西折而北入滑縣界出彰德府之內黃會恒漳二水至山

東臨清州入漕河抵直沽歸海獨是源泉既細汲新淇境內河身復隘濬縣屯子鎮至老鵝嘴一十八里又皆山根石底無可設壘每至冬春輒虞淺澁昔之爲運道計者不日引沁卽日引丹蓋謂可殺黃流以省徐邳漕河之橫可益衛水以濟兗豫之輻耳勢非不便然來源浚大駭難翁受屢勸不行恐行則無衛也所謂沁者何水經謂卽春秋之少水胡河渠志謂出山西沁州穿太行山入河南境遶河內縣東北至武陟與黃河合而東注其支流自武陟紅荆口經衛輝入衛河宣德九年決馬曲灣經獲嘉至新鄉水深成河城北又匯爲潭築堤以防猶不能遏其後正統成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三

四七六一

化萬厯間屢被其害武陟之蓮花池金矺藉其潰入之處也自從武陟東寶家灣開渠三十里引河入丹以達淮久之沁黃益合而入衛之故道乃堙丹河者源出山西高平縣穿太行出丹谷口南流三十里入沁河舊于河內縣清化鎮西北設石堰九道西一道順水性令直入沁河中七道分灌稻田其東一道今由修武獲嘉至新鄉合河鑿入衛河所謂小丹河是也故昔人引丹之說與引沁并興然可使分流不可使併注何也明衛郡太守王天爵語衛之與沁小大懸殊沁之廣以里計衛以丈計委難吞納且自武陟縣沁河經由之處下水平線至衛輝則下一百三十

鄭丈元董文用上言衛地浮圖最高者纔與沁水底平則
本入沁則丹之高亦與沁等不導之使來尚虞決溢况可
引之直注哉我朝河憲白鍾山曾經入告載在縣乘昭
昭如揭可無置喙惟堅築蓮花池決口使沁丹不致決溢
獲新故道固守陽武縣北堤使黃流不復直衝延津縣城
則大河之患永絕而沁丹之害無聞大要衛郡地形西高
東下西北近處尤高東北最下水源多出西北如輝縣吳
村東有清水泉卽七賢泉入獲嘉名清水河由裴村營入
小丹河五峪口有峪河經獲嘉南留村曰鯉河石門口有
三仙潭水流里許經鴨子口伏地至沙窩屯復出合焦泉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雷

四十六

滙爲陂澤下注獲嘉爲沙河復合鯉河入于小丹又獲邑
頭道橫河二道橫河亦木輝源引入小丹同歸衛河而百
泉五闢餘波又有經新鄉隗村分爲兩派俱抵曲里河入
衛河者附郭汲縣亦有源自林縣境經蒼峪山出口之蒼
河會道光店之清水河又合聖水池之水屯渠抵下馬營
入衛淇縣則有近城之新脰河靈山口之泉流合源出林
慮之淇水經城北二十五里東至濬縣界入衛河來源雖
多隨境引導灌田入之不驟蓋其有利農功無妨運道矣
蓋夏秋大雨時行太行諸山之水建瓴直下隨流各挾陂
水奔騰而來不惟各河四溢而衛河不能兼容普漫彌甚

然驟長驟落高田水過處土人呼爲過水地勝于澆灌且
稱沃壤卽旱下近河之處不能卽涸淹浸秋禾猶可種麥
總去衛河不遠遂漸疏通爲力尙易卽偶爾雨水過大山
水至猛亦止當衝沒處爲災不致合境受患惟有孟姜女
河者上接獲嘉之段巖河經新鄉任旺村白水坡折而東
北由延津之西馬村汲境之焦家莊繞府城之西護城堤
外由小白石橋抵德勝橋入衛河據獲志段巖本沁決舊
渠則孟姜女河不過沁流冲刷窪成河形獲新延平坡之
水無所翕聚借徑于斯前新令不察遽議就近疏通以致
本郡獲新延汲併外屬修原陽武之水一齊直瀉而入衛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五

四百五十五

處適當德勝橋橫截關攔并勢倒擁逆流所過潰敗北岸
旣受其殃濬滑下遊更遭其毒乾隆二十二年已有明徵
殆與引沁引丹之害有久暫而無大小也然則計將安施
衛河旣非人力可使寬深孟河又非堤岸可就約束以隣
爲壑昔賢有戒甘心湫墊民俗奚堪惟查黃河故道長百
有餘里寬亦不下十里俗名老河身兩爲不毛之地儘可
滲水未挑孟姜女河之先坡水原有流入者自挑之後俱
由孟河攔注郡城流入河身之道反爲沙淤使各干境
內相其高下多挑溝渠導入老河再于河身寬下之處多
鑿深塹以厚其蓄雖有漫流勢分則旱小矣若謂孟河水

行既習卽引之他適仍有洪波則莫若于入衛河之道改由本府城東免橋底橫阻亦擇也莫若輕之策也夫新鄉居輝獲下游延津居新鄉下游汲縣又居新延下游滑州則下之下者淇復適當蒼淇二水之衝北地平原漫衍土性疎不受水又少池湖泄洩之洩加之以西倚太行一雨卽山水迸流患常八九救弊之方莫如賈讓棄地之法老河身本非糧地種植難施最足爲瀦水之計不但可爲孟姜女河去路也此外如有頻年沮洳爲勢最下或隴積難耕惟草其宅者舉可就勢挑之大則成河小則成蕩各治各境可導者導之可瀦者瀦之縱有漫流停潦不深是以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五

四百五十五

乾隆二十三四年撫憲胡寶琮屢飭大道兩旁開挑深渠境內舊有河道按其支幹經絡勘度疏治導引安流且于田間多開橫直小溝仿古畎澮溝壑之制務使脈絡貫通蓄洩有賴以時旱潦每于農隙用民之力歲歲無或廢墜漸成美利誠大禹盡力之芳規也農田水利策孰有善于此者綜而論之輝居衆水之源汲扼衛河之要獲爲小丹之口新合兩境之流惟居衆水之源故土泉滋潤獨有稻田而還河微弱恒咎衛農之盜洩惟扼衛河之要故咽喉窄隘驟難吞納苟上游洪廣常恐郡汴之墜滯小丹之口不但丹流難源之入衛者無不受之兩境之流同赴

級地之憂漲者常與均之百泉舊設五閘爲蓄水灌田計並免泛濫沮洳明嘉靖知縣郭淳建馬家上閘今更名仁字閘分守叅議敖宗慶建馬家下閘張家灣閘稻田所閘今名下閘曰義字閘張家灣閘曰禮字閘稻田所閘曰智字閘巡撫章煥建裴家閘今更名信字閘康熙三十年巡撫閻興邦與總河王新命題准每年三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五四日放水濟運一日塞口灌田餘聽民便但五月正係民間需水之時應用竹絡裝石堵口使大流濟運餘水灌田雍正五年侍郎何國宗脩陳拆去五閘于河源高處建三斗門中爲官渠濟運兩旁爲民渠設小閘灌田然

衛輝府志

卷三九

議

三

四百五

中渠深濶水皆趨之賴巡撫田文鏡留舊閘徐驗小閘水勢及落成而涓滴不至始得仍舊是五閘關係漕運民田事體極大所當隨時疏其淤理其絡使泉流無壅而分注迅捷者也至雲門有堰稻田所閘又有堰善明村西引筠谿水處又有沙堰胡家橋至劉家庄開地引水有溫玉河姚固村有老高坡渠其東又有花木村渠南二十五里有秀才庄渠西五十里有程村渠西南七十里魯家莊渠東南玉關迤西至新邑交界有洩水溝一道皆前人度地疏築引灌水田宣防橫潦宜歲一踵治之以益民生者耳天庾挽輸稻田美利非可漫也小井近接衛源明泰昌

開總河侍郎王佐言衛河流塞惟挽漳引沁闢丹三策挽漳難而引沁多患丹水雖勢與沁同而丹口既闕自修武而下皆成安流建閘築堰可垂永利彼時亦可而未行衛河苟至萬分淺涸惟此論尙可爲補偏之術但須開口處不使并引入沁之流而又層層閘堰重疊關攔不使全傾橫注方爲無弊平時之爲獲計者則宜詳究接受修輝坡水引導入丹之處廣爲挹注節宜之方無使上蒙其患下遺之殃蔡嵩年之渠載在山川志中所當仿効有日廣無日廢可也新鄉合河鎮旣爲衆流接逼之區其縣城西南又舊爲黃沁經行夏秋受諸方萬壑之水澎湃蕩溢所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三

四百五十五

至汪洋適居郡城右臂注之不可導之當有其術也明知縣胡南溟築隗村堤開洩水溝張赤心建隗村閘雍正七年知府馬駮雲疏洩水溝修隗村堤堤之南開隗村小河復履勘飭新輝二邑清出河形分段挑濬而引水入曲里村皆當踵治之無使壞且師其意廣爲籌度以惠農者至于延胙境內無一河之滙砂岡礮地淤墊時聞水惟封邱爲去路而陽武北堤一決城如釜底此處最當固守卽前所謂宜堅其堤以防之者其他荒瘠彌望能于其中多穿潛水之潭卽多得倍收之益勸民召墾斷然行之非易易耳淇縣坡水有左淇右衛可以分消但蒼河水暴驟莫能

過河身又爲山溝不可關治欲䟽蓄得宜祇有遵奉憲行
多爲溝渠之利也濟縣西北淇衛經由東南大伾等山又
有暴水常虞淹浸宜將長豐泊關以成湖衛河堤壑築高
厚間以設關則城西一帶村莊庶有蓄有洩已附論城池
山水志中滑境最廣西北之留固魚池蔡胡諸澗昔皆黃
水所經而衛南坡其尤下者能爲賈讓之策于此數十里
之坡棄爲巨浸導四境平坡之水悉以注之亦計之得也
若使七邑皆能行所無事而治得其道則附邑惟有于小
雙導蒼水使有安流之地軍屯尋前人注衛之跡使積潦
有通流之路而于城濠挑浚極深使分受西北諸流注衛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議

无

四百四三

之暴再尋寶曇寺洩水溝之舊䟽以通之築以關之又引
孟姜女河東注老河身地然後隨時培補護城堤合歷久
勿壞再將溝洫之制次第佈之汲其咏樂郊乎
國朝許作梅漕運不便移衛議

河南漕糧兌軍水次舊設衛輝府永樂間沁河決厥倉淪
陷撫軍會䟽議衛河不能行漕乃改小灘鎮以避其害至
本朝幾三百年無他變也順治十二年間督糧道佟公鳳
彩䟽請仍改衛輝府一時有事漕糧者於役小灘往來皆
由陸路足跡未履河干故羣然是之而督撫因如其議以
覆余使浙復命自衛輝登舟北上沿河躬親目覩灼見其

不可行者有四其一倉庾之難建也衛河去衛城里許高阜皆有民居而空地霍下秋潦成壑將置倉廩於何所如因仍潘府設於城內恐歲費搬運勞民更無已耳其一月廩之難增也小灘至臨清纜二百四十四里耳而剝淺給軍歲四千三百兩今衛灘抵小灘加六百里則給軍又當以萬計恐額設水脚不敷而加派何可訓乎其一淺夫之難設也衛河水淺商賈行舟僅一二百石至小灘三水合流舟始通行無礙今漕艘重載難浮勢必全河挑濬且郭家渡等淺流沙壅阻尤必歲起丁夫動衆傷財大違言者之初意矣其一河道之難通也衛河抵大伾東行至屯子鎮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三

七百五十六

山根橫亘河底巨石嵯岬數十里水深尺許下流內黃棗園亂橋蝟出挑拔無盡余舟經此補漏者皆地形險阻人力所難施也至雲溪橋舟礙難行善化山龍脉所係以及築倉濬河時詘舉羸尙非所計時大司農滄州戴公以漕運與河道相關議水司作何修濬無阻藩府作何移徙倉廩請 勅督撫再議而衛河分司許公瑤大名道晉公淑軾所見畧同皆以仍舊小灘爲便撫軍克公得時上其議部覆報可羣議乃息其往來文移已畧載司空議中諱云利不百不與况水次自衛輝移小灘所以遠害而趨利也若復於衛不待智者而後決其不可一事之興草闕無窮

之利害故詳議焉

辯

明周思宸殷太師比干墓銅盤銘辯

書曰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若銅盤銘則傳自汝刻久矣元延祐間衛輝路學正王公悅曾臨墓石上推官張淑記之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此墓傍之舊刻也按一統志云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卽武王所封有石題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後魏孝文帝南巡親幸弔祭刻文墓上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人耕地得銅盤篆文奇古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辯

三

四百十三

則是墓有二而文不同然亦未嘗無辯也大抵衛爲殷墟本商王所都比干葬此地里不遠無論漢魏以來歷代追崇而夫子亦嘗表而識之曰殷比干墓今石刻尙存則此墓爲無疑矣而况開元之前偃師未聞有比干之墓耶設若有墓則魏孝文之弔弔何於此而不於彼夫執銅盤以立疑似之墓豈若求古來之墓爲真耶卽中州通志亦云偃師之墓因銅盤以立信然哉今觀斯墓前有土岡後有泉源則延祐石刻之釋文地形得之特字畫與汝刻稍異而剥落失真斷褐已卧荒草間矣若藏茲二字據字形當從志釋此不必強爲之說今並載之而重墓石上適修葺工

足徵與北浮山廟有古碑云西接太行東連淇水文不足
徵與淇衛相合之許古今爲淇門鎮地理不足徵與據是
四者然後以志爲是而以劉公爲承訛矣訛以承訛上下
已千百年余叨是邑不忍亦承其訛是故僭移思德河之
碑於高村城之東河之西更題曰淇澳蓋不徒正千百年
之訛且欲就正於往來士君子之博古者焉

國朝關輝祚衛國辯

余幼年常聞訓詁家凡言衛國者罔不指衛輝府以實之
矣余以爲言之有據也遂信之及舞象治業於葩誦衛風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而疑之矣按泉水註泉水卽今共城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辯

三

四百卅三

之百泉也其爲今之衛河無疑矣淇水出林慮縣其爲今
之淇河無疑矣衛河由新鄉經郡城西繞其北東北流入
浚郊則郡之左無衛水而所云泉源在左者何居淇水由
淇縣西北入境東南流於薛村口與衛河合則郡之右無
淇水而所云淇水在右者何居故知衛輝府之非古衛國
也然亦未得其處及攷邶風註衛武王弟康叔之國都河
北朝歌之東其說是矣又云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則不可
曉又云衛故都卽今衛縣又稽古載籍武王克殷分朝歌
以東爲衛以封其弟康叔其國居河淇之間據是諸說則
衛輝府之非衛國也明甚今詳攷其地淇縣東有舊衛縣

城隋唐宋金皆爲衛縣元至元間初置淇州於朝歌而廢
衛縣爲集其地正在河淇之間與古載籍所傳者正相符
合且衛河環其東淇水繞其西其於在左在右之詩又相
符合而此地之爲古衛國也斷無疑矣又讀在左在右註
云泉源卽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
淇水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則又不可
曉矣今按泉源本在衛之西南淇水本在衛之西北而朱
註云然則何故也信斯言也不惟無以得泉淇之實且並
無以得衛國之實矣此註一定致今拘執之儒泥而不化
曠達者則以荒唐無據而嗤之矣殊不思紫陽當絕學之

衛輝府志

卷三十九

辯

三

四十五

之後遵先聖闕疑之訓凡有未詳俱付闕如豈肯以荒唐
無據之言悞來茲乎卽有曲爲之解者曰紫陽當南渡之
後北方之地或多未詳此或其得之傳聞者也殊不思紫
陽格致之學極其精到况泉淇俱錫名水昭然載籍紫陽
何書不讀豈泥於傳聞而妄錄乎然則爲此註者何哉意
者門人不諳典故據聞風而臆增之耳而以爲紫陽之說
斷不然也敢僭辯之以俟高明者之鑒

國朝蘓於洛淇邑殷三仁祠辯

淇有殷三仁祠創始於明正德中余授經綵筠書院去祠
不數武瞻拜禮成有感於微子歸周之說無難其說者謂

然曰孔子稱殷有三仁首微子去之蓋其去也固訪於父
師少師矣曰吾家髦遜於荒曰自情人自獻於先王我不
顧行遜則其爲潔身去國遜跡荒野無疑史記乃云武王
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
膝行而前以告於是乃釋微子復其位其說蓋本於左氏
逢伯對楚子之言而不知其誣也當是時武王旣封紂子
武庚以續殷祀矣微子復何所求而爲是卑辱耶尙書明
言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而不言復微子位商旣
亡滅將何位之可復史記又云武王崩成王立管蔡以武
庚叛周公旣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國於宋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六

辯

三五

四百五十七

考其時去克殷久矣使武庚終不叛則微子將終身遜於
野今觀微子之命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
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後世猶於周爲客則周固未嘗
臣之也而謂克殷時已復其位其言不自相左春秋以降
好事者多誣古聖以自解其卑汚如謂伊尹負鼎孔子主
寺人癰疽可見若逢伯則因許男面縛啣璧因謂微子啟
如是武王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其意欲存許史遷以入微
子世家殆亦擇焉而不精矣昔董仲舒論殷有三仁稱仁
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若微子欲存宗社
而自卑汚若此非誼非道之甚者孔子何爲以三仁並稱

哉若箕子陳疇乃在武王十有三祀其封於朝鮮也亦示
不臣之義然則人知比干死於殷抑知微子箕子武王皆
未臣之哉孔子同繫以殷蓋猶春秋一字之褒云

